

曾枣庄 吴洪泽 著

叁

宋代文学编年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叁

宋代文学编年史

曾枣庄 吴洪泽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第三卷

(1127—1194)

南宋前期即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，当时的文学并未随北宋灭亡而衰落。“靖康之难”激起了南宋诗人的爱国激情，使他们从江西诗派在书本里讨生活转而面向现实。陈与义因战乱漂泊湖峽，与杜甫因战乱漂泊西南颇相似，其诗学杜，风格沉着，音节宏亮，“以简严扫繁缛，以雄浑代尖巧”（《宋诗钞·简斋诗钞》）。以“尤、杨、范、陆”并称的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杨万里诗，春色秋光、雨雪雷电无不尽作诗料，生动活泼，幽默诙谐，涉笔成趣，形成风格特异的“诚斋体”。范成大诗，写景、叙事、咏史、抒怀，无不关注国事民生，富于爱国激情。陆游诗、文、词俱佳，充满报仇雪恨、光复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如果说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陆游，那么词坛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辛弃疾。辛词充满了国势衰落、报国无门的悲愤和收复失地、洗刷国耻的豪情。他以文为词，经史子集，“拉杂运用”，“别开天地，横绝古今”，是苏轼以后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，形成所谓苏辛词派。与辛词风格相近的还有陈亮和刘过等人。陈亮是著名的政论家，力主抗战，反对投降，“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”（《宋

史》卷四三六本传)。叶適亦以散文著称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〇《水心集》提要称其“文章雄贍,才气奔逸,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”。

靖康二年_{建炎元年}丁未(1127)

正 月

二十六日(丙辰),邓肃被命赴金营,留五十日始返(《宋史》卷三七五本传)。

春,张元幹至无锡梁溪,与李纲诸弟同游惠山寺。有《陪李仲辅昆仲宿惠山寺》诗。旋至杭州,寓居西湖。有《丁未岁春过西湖宝藏寺》诗(《芦川归来集》卷一)。

二 月

十四日(甲戌),尤袤生(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)。袤(1127—1193)字延之,号遂初,无锡(今属江苏)人。三十一年,知泰兴县。金兵南侵,袤坚守不去。隆兴初,注江阴军教授。乾道五年,除将作监丞。六年,为大宗正丞。七年,除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。八年,迁著作郎。九年,与郡。淳熙二年,知台州。四年,提举淮南东路常平。六年,改江南东路提举。八年,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。九年,迁转运使兼知隆兴府。十年,召为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。十二年,除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讲。十三年,为左司郎中。十四年,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,升兼太子左谕德,除太常少卿。十五年,权礼部侍郎。十六年正月,兼权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。因论姜特立,奉祠归里。绍熙元年,起知婺州,改太平州。三年,召除给事中,兼侍讲。四年,除礼部尚书兼侍读,以疾乞致仕,卒,年六十七(《宋史》本传作“七十”,《家谱》作“六十八”,参见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3期吴洪泽《尤袤卒年及其诗名解析》)。谥文简。事迹见《宋史》卷三八九本传、《梁溪遗稿》卷首《家谱本传》。今人吴洪泽编有《尤袤年谱》(《宋人年谱丛刊》第九册)。

二十一日(辛巳),尚书吏部侍郎李若水为金人所杀(《要录》卷二)。若水

于临危之际，能奋身殉国，节操凛然，故发为文辞，“诗具有风度，而不失气格；文亦光明磊落，肖其为人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五）。其诗如《书怀》：“胡马南来久不归，山河残破一身微。功名误我等云过，岁月惊人还雪飞。每事恐贻千古笑，此生甘与众人违。艰难重系君亲念，血泪斑斑满客衣。”悲愤忠直，足见志向（《梅磬诗话》卷上）。其余如《村妇谣》、《农夫叹》等作，感慨时事，忧时思民，有白居易新乐府诗风。《使还上殿札子》、《驳不当为高俅举挂》等奏章，直指时事，言辞激烈。著有《忠愍集》十二卷，包括诗文十卷、附录二卷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七），南宋庆元间其子李浚刻于蜀中。原集已佚，清四库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辑出诗文，重编为三卷。

费枢撰《李忠愍文集序》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八二），因写作时间不详，故附于此：“予每念靖康之变，而得死义之臣曰吏部侍郎李某者，盖未尝不壮其弃生赴义之大节，而继以流涕太息也。方海东之夷再薄京城，朝廷百官共难同事者非无其人也，公独以身当不测之虏，折齿烂唇，而骂贼之口殊不少屈，国人皆以忠臣无助为恨。呜呼，公亦知所轻重哉！当时或有助公一吐忠愤，则天下事亦不至此烈也。子路死于卫，孔子为之覆醢。公之一死宗庙社稷，天地鬼神实临之，君子亦必有以处之矣。生意凛然，足以激忠愤之气，而偷生避难者亦将羞死于地下，其何以免天下后世之公议乎！予为秭归，始得公遗文而观之，盖有味其言也。虽然，公名在太常，忠节义概，天下共知之，初不待文而传。然刚烈敢为之气表见于文字间者，予窃有仰焉。故序公之文，而出公节义之大，庶几可以纠偷近苟简之俗，九原莫作，予重有所叹云。”

二十五日（乙酉），李纲于长沙漕厅翠霭堂，作《靖康传信录》（清杨希闵《李忠定公年谱》）。

同日，梅执礼为金人所杀。《东都事略》卷一二：“乙酉，金人以金银不足，杀梅执礼、程振、陈知质、安扶。”执礼著有《梅文安集》十五卷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七），今已佚。参见元丰二年己未（1079）梅执礼条。

同日，程振卒。振于书无所不观，属文敏赡，下笔不能自休。时人称其“硕大光明之资，得古人之全；雄深雅健之文，鼓天下之动。早发纓于贤蕴，浸服采于禁途。天官四钤，邦畿千里，懋著嘉绩，蔚有能称”（孙觌《鸿庆居士文集》卷二四《开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制》）。著有《义语》及诗文七十余卷，

已佚。参见熙宁四年辛亥(1071)程振条。

是年春,晁说之作《题黄龙山僧送善澄上人诗卷》(《嵩山文集》卷一八),论历代僧诗云:“三槐王氏以重望著于世,自晋公始。善澄上人,实晋公六世孙也。初有所感,而为僧受具戒,游禅林,远极江湖之胜,得黄龙道场而止焉。不敢自放于斯也,复北抵河朔,乞众僧之供。于是黄龙大德曰德逢、善清、如山、惠古、宗秀、直言、绍明、重政相与赋诗送行。予避贼高邮,获观览,欣然益叹刘梦得善论僧家之诗也。因定而得境,故翛然以清;由慧而遣辞,故粹然以丽。今于黄龙诸公见之矣。虽然,梦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,有正必待夫有助也。释门诸公挹山川之英,而绝尘垢之外,其翛然粹然者,岂非学士大夫为之助欤?汤休之诗,实自于鲍明远。灵一律师之诗既学潘、阮、江、谢,而又得李华、朱放、张继、皇甫冉、张南史以游焉。皎然禅师实谢灵运之裔孙,其相从则颜鲁公、韦苏州、孟襄阳、李袁州、陆长源、皇甫曾、陆羽、张志和。广宣则韩吏部、柳柳州、刘、白。近时秘演从欧阳公,参寥从东坡,亦已众矣。黄龙诸公,予不知师友谓谁,而江南诗人黄鲁直则其人欤!言公之字画,绝类鲁直,盖可见也已。鲁直死已久,计今江南必复有一鲁直出。澄上人归山中与诸公亟访之,为我谢曰:今日贤者不宜以山中为乐也。靖康丁未春晁伯以。”

三 月

七日(丁酉),金人立张邦昌为帝,国号称大楚(《宋史》卷二三《钦宗本纪》)。

邓肃时在金,作《瑞鹧鸪》词以明心迹:“北书一纸惨天容。花柳春风不敢秣。未学宣尼歌凤德,姑从阮籍哭途穷。此身已落千山外,旧事回思一梦中。何日中兴烦吉甫,洗天阴翳放晴空。”“北书一纸”,指金人立张邦昌为皇帝之册文。

二十三日(癸丑),冯澥、谭世勳、孙覿、汪藻、沈晦、邓肃自金营归(《要录》卷三)。

二十六日(丙辰),江淮发运使向子湮檄庐州,拘禁张邦昌家属(同上)。周必大《跋向子湮遗书》(《文忠集》卷五〇)云:“公忧国忘家,明于逆顺,具存印检。绍兴二年,胡文定公安国贻书宰相秦桧曰:‘向某忠节,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纲。’盖指此也。”

李清照、赵明诚离青州南渡，载书十余车。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：“建炎丁未春三月，奔太夫人丧南来。既长物不能尽载，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，又去画之多幅者，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，后又去书之监本者，画之平常者，器之重大者。凡屡减去，尚载书十五车。至东海，连舫渡淮，又渡江，至建康。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，用屋十余间，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。十二月，金人陷青州，凡所谓十余屋者，已皆为煨烬矣。”

四 月

四日(癸亥)，李纲撰《书杜子美魏将军歌赠王周士》(《梁溪集》卷一六二)云：“余趣宁江谪所，取道湘潭，王周士出高丽纸求书。时金寇再犯阙将半年，未解，余闻召命，将纠义旅以援王室，万一不捷，当遂以死报国矣。周士未果行，而许为之继，因书杜子美此篇遗之，以激其气云。靖康丁未孟夏四日，武阳李纲书于长沙漕司之翠藹堂。”

十一日(庚午)，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读谭世勛卒(《要录》卷四)。世勛著有文集三十卷、奏议二十一卷、外制五卷、《师陶集》二卷(《宋史》卷二〇八《艺文志》七)，均已佚。参见熙宁七年甲寅(1074)谭世勛条。

十九日(戊寅)，李纲撰《靖康行纪序》(《梁溪集》卷一三六)：“姑以自今以往所经历、所见闻、所施为、所会遇日著于篇，为《靖康行纪》，使将来有所考云。丁未岁孟夏十有九日，梁溪居士序。”

是月，金兵掳宋帝钦宗、太上皇徽宗及六宫、皇族北去，北宋亡。马纯《陶朱新录》：“靖康间，京城破，有贾舍人者甚儒雅，无金帛子女之畜，尝题一绝于壁云：‘愁见干戈起四溟，恨无才术济生灵。不如痛饮中山酒，直到太平方始醒。’”又云：“靖康间，京畿士人往往南窜。邓州南阳县驿有女子字书清婉，留题于壁云：‘流落南来自可嗟，避人不敢御铅华。却思当日莺莺事，独立东风雾鬓斜。’”

按：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：“自尧舜及今，天下裂而复合者四：周之末为七战国，秦合之；汉之末分为三国，晋合之；晋之乱分为十余国，争战三百年，隋合之；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，本朝合之。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，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，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，皆破亡

其社稷。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，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。”天下分久必合，但合者多为短命王朝，独宋王朝南、北宋加起来，竟长达十八帝、三百二十年，确实堪称“三代以下治安所无”。这与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，实行文官政治，限制武将、宦官、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。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，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、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，但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，最后导致北宋亡于金，南宋亡于元。

五 月

一日(庚寅)，赵构即位于南京，是为宋高宗。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(《要录》卷五)。

李纲除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陇西郡开国侯(清杨希闵《李忠定公年谱》)。刘时举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引吕本中《中兴大事记》曰：“李公者，其天之所出以御宣和、靖康之祸，而开建炎、绍兴之业者欤？当上即位之初，误国之臣不可用，伪命之臣不可用，张、赵之德望未孚，天下人望之所归者李公一人而已。上不自内用汪、黄，而自外召纲，则高宗之志主于恢复可见矣。观上未即位时与公书云：‘王室多故，乘舆蒙尘，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，谅非有不世之才，何以成协济之功。’则高宗属意于公久矣，遑为汪、黄所挤，才七十五日而去位，岂天意未欲恢复耶？”

召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吕颐浩赴行在。方就道，差知扬州。未几，高宗幸扬州，召对，进职徽猷阁学士，继除户部侍郎，兼知扬州(宋无名氏《吕忠穆公年谱》)。

张叔夜卒。叔夜喜谈兵论边事，临难无惧色，李纲尝跋其《遗稿》，谓其“中有所养，临大节而不可夺”(《跋张嵇仲枢密遗稿》)。能诗，有绝句《歧王宫侍儿出家》，周紫芝称极有风味(《竹坡诗话》卷一)。参见治平二年乙巳(1065)张叔夜条。

七 月

二十六日(甲寅)，杨时除工部侍郎。是时张浚为殿中侍御史，高宗问

曰：“今日除杨某为工部侍郎，士论如何？”张公对曰：“杨某厚德老成，学问该博，被遇两朝。今日之除，甚慰士论。”高宗曰：“朕以其年德之高，不欲任以繁剧，起部优闲，故以处之，当令在经筵。”张公退，以告中书舍人张守以谕公，内相汪藻时当草制，故制语中有曰：“非贰卿崇奖，无以慰士夫之心；非起部优闲，无以宽耆艾之责。”（宋黄去疾《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》）

八 月

五日（壬戌），李纲除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。十八日（乙亥），罢相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杭州洞霄宫，任便居住（清杨希闵《李忠定公年谱》）。

张元幹因兵乱离杭。其《跋山居图》（《芦川归来集》卷九）云：“建炎初载秋八月，钱塘营卒婴城作乱。官军四集矣，临川王叔毅为新城令，提乡兵来，旗帜精明，号令甚武。一日，服短后衣，投刀入真承祖寨，陈攻打破贼策，尤觉眉目有英气。是时，坐上见所持湖山形势，水墨写成，自云戏笔也，浓淡远迩，历历可观，予始知叔毅善画。”

二十四日（辛巳），太学生陈东上书请留李纲而罢黄潜善、汪伯彦，且请高宗还汴，统兵亲征，迎还二帝。其言切直，章凡三上，汪、黄等憾之（《要录》卷八）。

二十五日（壬午），斩陈东、欧阳澈于都市（《要录》卷八）。陈东慷慨论议，忠义愤激，其气节为后世所景仰。陆游《跋临汝志》（《渭南文集》卷三一）：“欧阳澈字德明，抚州临川人，徙崇仁。金虏犯阙，上书请身使虏庭，取亲王以归，不报。建炎初，伏阙上书论大臣误国。太学生陈东亦上书，所言略同，遂并诛二人。年三十一。车驾渡江，赠承事郎。绍兴初，赠朝奉郎、秘阁修撰，官其三子，赐田十顷。”南宋魏了翁撰《陈少阳文集序》（《鹤山集》卷五四）称其“平居不与荣禄，缓急不当事任，而数陈大计，连忤巨奸，之死弗移，如陈、欧二贤，则又人所难能者”。这种忧国忧民之思往往贯穿于诗文中，其《大雪与同舍生饮太学初筵斋》（《陈少阳集》卷五）诗有“人间愁叹之声不忍听，谁肯采摭传说闻达太上家。地行贱臣无言责，私忧过计如杞国”之句，愤世嫉邪，卓有深意（《梅涧诗话》卷上）。现存文章以奏疏为多，如《上钦宗皇帝》四疏论蔡京之罪，《伏阙上钦宗皇帝书》论李纲可任用，《上高宗皇帝

书》论国家形势,刘宰谓其“辞旨鲠亮,字画遒劲,使见者骇叹”(《跋建炎第三书》)。陈东的遗著在南宋嘉定时由李纲之孙李大有编为《尽忠录》,魏了翁《陈少阳文集序》云“余尝与李忠定之孙大有为友,得其家所刊陈公少阳文集,粹类既详,今又得三山孙君遇正夙所辑,又加详焉。……君遇夙号多闻,加游淮楚,客京口,尝访陈公家里,得其言行甚悉。既为之谱系,并以思陵前后诏旨,臣寮奏陈,前辈题识,与范传、李记,列诸篇帙,非惟著国家育材之功,抑以彰祖宗悔过之美意。集凡若干卷。”元大德中有重刻本,今不存,明正德十年复有重刊《尽忠录》。其文集在南宋时又刻为《陈少阳文集》十卷,今存明天启五年刊本、明天启七年朱国盛刊本、清康熙刊本、四库全书本。参见元祐元年丙寅(1086)陈东条。

欧阳澈于国家危难之际,连续向高宗奏进三道奏疏,条陈时世利弊三十余事,自谓“其间触权臣者有之,忤天听者有之,或招怨于富贵之门”,以直言被害,有凛然不屈之气,吴沆称其“盛气愤蓄,如万钧强弩,引满向敌,虽未能保其必中,势必一发而后已”(《欧阳修撰飘然集序》),确非虚言。所作诗多为赠友、游览之作,故多闲逸之趣,如《春霁》、《临溪弱柳》、《春意五绝》等篇,明王克义谓其诗“冲淡俊逸,抑扬顿挫,有唐人气味,非留连光景者”(永乐重刻《欧阳修撰集序》)。也有一些感慨时世之作,如“男儿大抵皆慷慨,功名未必常蹉跎”(《醉中食鲙歌》)、“愿为霖雨苏民望,庶使螭头压众贤”(《送吴教授古诗》),但数量不多。著有《飘然集》六卷,其中诗三卷为环溪吴沆所编,文三卷为会稽胡衍編集,南宋嘉定时刻于临川(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八),今存明刊本、四库全书本、清抄本。参见绍圣四年丁丑(1097)欧阳澈条。

叶梦得考两浙路山水源流,欲补《水经注》之阙失,会兵乱,不及成书。《避暑录话》卷下:“桑钦为《水经》,载天下水甚详,而两浙独略……余守钱塘,尝取两路山水证其名实,质诸耆老,颇得其详。欲使好事类为一书,以补桑、郾之阙,会兵乱,不及成也。”“兵乱”,指本年八月初一杭州兵变,叶梦得被囚执(《要录》卷八)。

九 月

二十二日(己酉),杨万里生(宋杨长孺《诚斋杨公墓志》)。万里(1127—

1206)字廷秀,吉州吉水(今属江西)人。绍兴二十四年进士,授赣州司户参军,调零陵丞。时张浚谪居永州,勉万里以正心诚意之学,乃以“诚斋”自名书室,世称诚斋先生。孝宗即位,张浚荐为临安教授,以父丧未赴。知奉新县。乾道中,进《千虑策》三十道,以宰相陈俊卿、虞允文荐,召为国子博士。张栻谪袁州,抗疏挽留,为公论所称。迁太常博士,寻升丞,兼吏部侍右郎官,转将作少监。淳熙中,出知漳州,改常州、提举广东常平茶监、广东提点刑狱。召为尚左郎官,擢为太子侍读,迁枢密院检详官、秘书少监。高宗卒,以争张浚配享庙祀,孝宗不悦,出知筠州。光宗即位,召为秘书监。绍熙元年,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,途中题咏颇多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,权总领淮西、江东军马钱粮。因议铁钱忤时相,改知赣州,未赴。奉祠归乡。宁宗朝屡召不起,韩侂胄专权,嘱其作《南园记》,坚拒不从。闲居达十五年,开禧二年卒于家,年八十。临终遗言有“吾头颅如许,报国无路,惟有孤愤”之句(《宋史》本传)。谥文节。事迹见《宋史》卷四三三本传、清邹树荣《杨文节公年谱》(《宋人年谱丛刊》第九册)。

赵鼎作《满江红·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》词。

十 月

二十二日(戊寅),宋孝宗赵昚生。昚(1127—1194),字元永,太祖七世孙,秀王偁子,生于秀州。初名伯琮,高宗无子,绍兴二年选育宫中。十二年,封普安郡王。三十年,立为皇子,进封建王。三十二年,立为皇太子,受禅即皇帝位。建元隆兴、乾道、淳熙,在位二十七年。即位之初,起用张浚,锐意恢复。隆兴元年符离之败后,复媾和。虽不忘恢复,终无成效。淳熙十六年传位于其子赵惇,尊为至尊寿皇圣帝。绍熙五年卒,年六十八。谥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,庙号孝宗。事迹见《宋史》卷三三至三五《孝宗本纪》。

是月,邓肃罢左正言,回乡里(《宋史》卷三七五本传)。有《亦骥轩记》(《栟榈先生文集》卷一六):“余谪自左掖,远归里闲。志中出郭十余里迓余于高砂邮亭。……字其轩曰亦骥轩。”又有《偶题》诗(同上,卷三)云:“才薄难趋供奉班,归来作意水云闲。谪官漫说九年计,客枕曾无一夕安。”

陈与义至邓州,得席益书,作《得席大光书,因以诗迓之》(《增广笺注简斋诗集》卷一七)云:“十月高风客子悲,故人书到暂开眉。也知廊庙当推轂,无奈江山好赋诗。万事莫论兵动后,一杯当及菊残时。喜心翻倒相迎地,不怕荒林十里陂。”又作《送大光赴石城》。

十一月

王伦、朱弁使金。《宋史》卷三七三《朱弁传》:“建炎初,议遣使问安两宫,弁奋身自献。诏补修武郎,借吉州团练使,为通问副使。”

十二月

十五日(庚午),周辉生。辉(1127—?)字昭礼,泰州(今山东泰州)人。出身书香之家:“家藏故书几万卷,平时父子自相师。”(张贵谟《清波杂志序》)其父周邦富有文才,著有《松峦杂志》二十卷和《政和大理人贡录》一卷,已佚。辉自幼随父行役各地,晚年定居杭州清波门之南,往来湖山间,把酒赋诗,自得其乐。庆元四年(1198)七十二岁时,龚颐正为《清波杂志》作跋,称其“寿祉方增”,可知他高寿,卒于此年以后。周辉身经靖康之乱、建炎中兴,坚信“规恢洪业,信自有时”(《清波杂志》卷三)。其父与周必大、王纶、曾怀相友善,他自己的不少友人也身居高位,如张岩、张铉等。因此,他虽终生未仕,但对南北宋之际的朝野掌故十分熟悉,这为他撰写《清波杂志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所著《清波杂志》,为宋代较为重要的笔记,多记宋代典章制度、名人逸事,保存了不少宋人佚诗佚文,可补史传之阙,证他书之误。此书现存宋刊本(四部丛刊影印本即此本)、明稗海本、清知不足斋本、四库全书本。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刘永翔的《清波杂志校注》。他还著有《梅史》三十卷、《北辕录》一卷,已佚。周辉,《宋史》无传,刘著《前言》“合后人考证以及书中的零星自述”略有勾勒。

二十五日(庚辰),梅执礼被金人所杀(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九七)。执礼著有《梅文安集》十五卷(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七),已佚。参见元丰二年己未(1079)梅执礼条。

金人陷洛阳。尹焞阖门遇害,焞死而复苏,门人潜载以逃,匿山谷间(宋黄士毅《和靖先生年谱》)。

战乱频仍，时局动荡，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载：“建炎后俚语，有见当时之事者，如‘仕途捷径无过贼，上将奇谋只是招’，又云‘欲得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。欲得富，赶著行在卖酒醋’。”

是冬，晁嵩之撰《跋李太白草书》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一八）：“葛叔忱豪放不群，客为叔忱叹李太白无字画传于后。叔忱一日偶在僧舍，纵笔作字一轴，自名之曰李太白书，以戏一世之士。且与其僧约曰：‘异日无语人。’每欲其僧信于人也。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，乃书之丹徒僧舍也，奈何！不信者请以三事质之。昔人有一书曰《古今能书人姓名》，自谓悉尽矣，恨不得闻见而录之也，乃独于白而遗之耶？以故《法书要录》、《法书苑》、《墨薮》诸家，皆无白书之品第也。白自负王霸之略，饮酒鼓琴，论兵击剑，炼丹烧金，乘云仙去。其志之所存者，靡不振发之，而草书奇屈如此，宁谦退自晦，无一字乎？白集有《怀素草书歌》，识者曰非白所作也，真伪未敢论。要是白无一语自及其书，何邪？会稽湖上记者贺监与！斯人清狂，捐落万事，顾肯孜孜收拾白稿草以欣戚耶？靖康丁未避地高邮任城，二十二叔父命书。”跋云“靖康丁未避地高邮任城”，据嵩之《书与郭寿》（同上）称“仆去年冬，自睢阳避金贼至高邮”，则跋当作于本年冬。

是年，刘宁止为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。宁止（生卒年不详）字无虞，归安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刘拱子。宣和间中进士甲科，除太学录、校书郎。建炎初，为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，改两浙转运判官。以平息苗傅、刘正彦叛乱有功，除右司郎官、给事中。添差江淮、荆湖制置发运副使，扈从隆祐太后往江西，为两浙转运副使。进秘阁修撰，主管崇道观，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。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，进右文殿修撰。权户部侍郎，总领三宣抚司钱粮。除吏部侍郎，进徽猷阁直学士、知秀州，提举太平观。宁止有文名，喜慷慨论事，上疏言阙失，往往指切隐微，多人所难言。著有《教忠堂类稿》十卷，已佚。《宋史》卷三七八有传。

黄通生。通（1127—1206）字景声，自号熙春野老，邵武（今属福建）人。高宗绍兴间以荫入官。隆兴元年进士，调将乐县主簿，知当涂县。寻除太常簿，迁博士，遂为台属。淳熙二年，除秘书丞，出为浙西提举。五年，除提点刑狱。改湖南漕，移知赣州。宁宗即位，除侍右郎中，极言党论之偏，迁

尚左,除右司。以不附韩侂胄,庆元二年,出知建宁府。三年,除江西提刑。嘉泰元年得请谢事。开禧二年卒,年八十。事迹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六五引何淡《小山杂著·黄公墓志铭》。

胡元质生。元质(1127—1189)字长文,长洲(今江苏吴县)人。绍兴十八年进士。乾道元年,召为秘书省正字。二年,迁校书郎,除礼部员外郎。三年,除右司谏。四年,除起居舍人。五年,以中书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,累迁给事中。出知和州、太平州,淳熙元年,以江南东路安抚使兼建康留守。召赴行在,除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,奏减蜀盐虚额钱。奉祠归居吴中,逾六七年,以敷文阁学士致仕,卒年六十三,谥献惠。事迹见《吴郡志》卷二七、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、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五一。

何耕生。耕(1127—1183)字道夫,号怡庵,世居汉州绵竹,后徙德阳(今属四川)。早从外祖史彬学词赋,绍兴十七年四川类试奏名第一,赐进士出身,充彭州教授,迁成都教授。孝宗即位,移成都府路转运司干办,俄通判成都府。乾道间知雅州,移知果州,改嘉州,除潼川府路提点刑狱,作《渝民诗》四十二篇,语平易。淳熙四年,差监四川类试。五年入对,论恢复四事,除仓部员外郎。六年,改户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官。未几,迁国子司业,就升祭酒,改太子侍读。八年,除秘书监,出知潼川府。十年卒,年五十七。事迹见周必大《朝请大夫知潼川府何君墓志铭》(今属四川)。

方有开生。有开(1127—1189)字躬明,号溪堂,歙县(今属安徽)人。工文词,与程大昌等友善。入上庠,登隆兴元年进士,授南丰尉。历政和簿、监潭州南岳庙、襄阳府学教授、监行在太平惠民北局。年五十余,沉沦下僚,博览群书,赋诗饮酒,漠然无复仕进意。淳熙间,以荐除国子录。八年,迁敕令所删定官。九年,除司农寺丞。十年,出知和州。除淮南西路提举。十五年,升运判。次年,以事忤王藺罢。光宗立,复宣教郎,寻卒,年六十三。事迹见孙应时《承议郎淮南西路转运判官方公行状》(《烛湖集》卷一一)。

王明清生(《挥麈录》卷四)。明清(1127—?)字仲言,颍州汝阴(今安徽阜阳)人,王铨次子。绍兴十年,方总角,侍亲居山阴。三十二年,以外舅方滋帅淮西,侍行至建康,见张孝祥。孝宗即位,得补官。乾道初,奉祠居山阴,撰《挥麈录》。乾道末,为安丰军判官。淳熙四年,至临安,获登李焘之门。历滁州来安令,淳熙十二年,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。绍熙三

年,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。居临安七宝山,撰《挥麈后录》。四年,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。五年,添差通判泰州,撰《挥麈第三录》。庆元间,寓居嘉禾。嘉泰初,为浙西参议官(楼钥《参议方君墓志铭》)。终于某府知府。明清以史学知名,父兄并称博学(赵不谏《挥麈录跋》),王禹锡《挥麈后录跋》称其“雅健之文,著述之体,诚有所自来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“博物洽闻,兼娴掌故,故随笔记录,皆有裨见闻”(卷一四一)。所著《挥麈录》四卷、《后录》十一卷、《第三录》三卷、《余话》二卷,有宋龙山堂刻本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汲古阁影宋抄本、1961年中华书局校点本;《玉照新志》五卷,有学津讨原本、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;《投辖录》一卷,有四库全书本、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;《摭青杂说》一卷、《避乱录》一卷、《熙丰日历》一卷,有说郛本;《春娘传》一卷,收入香艳丛书第十集。事迹见《挥麈录》跋、《玉照新志》卷四、《至元嘉禾志》卷一三,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一七《挥麈录》条所考。

夏倪卒。倪(?—1127)字均父,蕲州蕲春(今属湖北)人,竦孙。徽宗宣和中府曹,左官祁阳监酒,终知江州。曾与黄庭坚唱和,与饶节、汪革、惠洪、吕本中游,入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。吕本中称其文词富赡,侪辈少及。刘克庄称其五言酷似陶、韦,律诗用字琢句言近旨远,越出绳墨。著有《远游集》二卷,久佚,今存诗甚少。见《紫微诗话》,刘克庄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五《江西诗派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卷二四五、《宋诗纪事》卷三三。

李之仪约卒于是年。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周紫芝撰《姑溪三昧序》(《太仓稊米集》卷五一),有“政和四年”(1114)“后三年而公(李之仪)亡”语,似当卒于政和七年(1117)。有学者据此认为“李之仪的卒年,可定为政和八年(1118)”(王星、王兆鹏《李之仪卒年考实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5年第6期),然这与周紫芝《见翟公巽书》(《太仓稊米集》卷五八)“政和之末……取道当涂以趋大梁,谒姑溪先生于其家”自相矛盾,更与李之仪《祥瑛上人字序》(卷三五)自署“戊戌(即政和八年)三月六日姑溪老农书”矛盾,可见“后三年而公亡”(今按:“三年”前似脱一“十”字)当有误。王明清《挥麈录·后录》卷六:“端叔终朝议大夫,年八十而卒。”之仪生于1048年,下推八十年,则当卒于建炎元年(1127)。《东都事略》卷一一六《李之仪传》:“卒年八十余。”则当卒于此年以后。李之仪《杂挽诗四首》(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一三)有“投地三千策,年光八

十春”句,当作于去世前不久,似以“卒年八十余”为是。

李之仪的文艺思想,很少有同时代的道学气、政教气。他像苏轼一样,着重探讨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。他发挥了苏轼文以“寓趣”的观点,他在《折渭州文集序》中把文章分为“得之天”与“得之心”两类,而这两类都“非勉强而致者”。之仪工诗善文,文风深受苏轼影响,诗名虽不及黄庭坚、陈师道,然而却“轩豁磊落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五),平淡流畅,而无“用意太过”之弊。其各体诗均有可诵之作,七古如《谒李太白祠》、五古如《毗陵西城楼感怀》、七律如《答书偶成》、五律如《夜行巩洛道上》,略与苏轼风格相近。擅长作词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论“其词亦工,小令尤清婉峭倩,殆不减秦观”(卷一五五)。冯煦亦谓“其长调近柳(永),短调近秦(观),而均有未至”(《蒿庵论词》)。其现存词长调甚少,仅《玉龙吟》、《满庭芳》、《玉蝴蝶》等数阕,绝大部分为中调、小令,像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”(《卜算子》),“时时浸手心头熨,受尽无人知处凉”(《鹧鸪天》),“寄言俗客莫相嘲,物轻人意重,千里赠鹅毛”(《临江仙》),情意深切,语言浑然脱俗,风格婉丽(《雨村词话》卷二)。又工于文章,与张耒相上下,为范纯仁所草《遗表》为时人称诵。尤长于尺牍,苏轼称赞“入刀笔三昧”。著有《姑溪居士文集》五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(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七),此为诗文词合集,今存明抄本、四库全书本、粤雅堂丛书本、清宣统三年刻本。又有《姑溪词》一卷,为其词之单刻本,今存毛晋刻汲古阁刊本、明抄本、四库全书本、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;有《姑溪居士题跋》,今存津逮秘书本、畿辅丛书本、丛书集成初编本。参见庆历八年戊子(1048)李之仪条。

张顺之亦与李之仪为同时人。顺之(生卒年不详),婺源(今属江西)人。游学乡校,尝向吴可学作诗法,有诗名。后归居练溪之上,遂自号练溪居士。喜作诗,诗歌清丽,如“檐鹊一声清梦断,出门一笑遇诗仙”(《吴思道见访》)、“白水一泓澄,兹山定玉骨”(《游白水》),亦有情致。著有《练溪集》。又著有诗话一编,均已佚。事迹见程洵《跋练溪诗话后》(《尊德性斋集》卷二)、郭绍虞《宋诗话考》下卷。